

人气作家
蜀客
Fresh果果
橘花散里
联袂推荐

九天倾歌

《白露为霜霜华浓》前传

竹宴小生 著



命数，岂是那么容易更改的。重渊此生，只为一入更改命数。——青帝重渊
一生二世，永不相负。却原来，一生二世，永不相忘，竟只一夕之隔。——九天玄女

上古神话、仙侠、晋江当红玄幻言情作者竹宴小生
讲述最扑朔迷离、最情深似海的山海洪荒。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九天倾歌

《白露为霜霜华浓》前传

竹宴小生 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天倾歌 / 竹宴小生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339-3431-6

I. ①九… II. ①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 112477 号

策 划 人 柳明晔
责任编辑 钱建芳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版式设计 吕翡翠
责任出版 朱毅平

九天倾歌

竹宴小生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 毫米×980 毫米 1/16

字数 224 千字

印张 13.75

插页 1

版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431-6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录

楔子

浮生卷

第一回 一生一世,永不相负 /003

第二回 一生一世,永不相忘 /008

来生卷

第三回 谁家出了个小白凰 /015

第四回 谁家桃花朵朵开 /027

第五回 一壶酒,一真心 /031

第六回 月老素节来牵线 /058

第七回 谁为谁,守尽流年 /083

第八回 寂灭之琴 /0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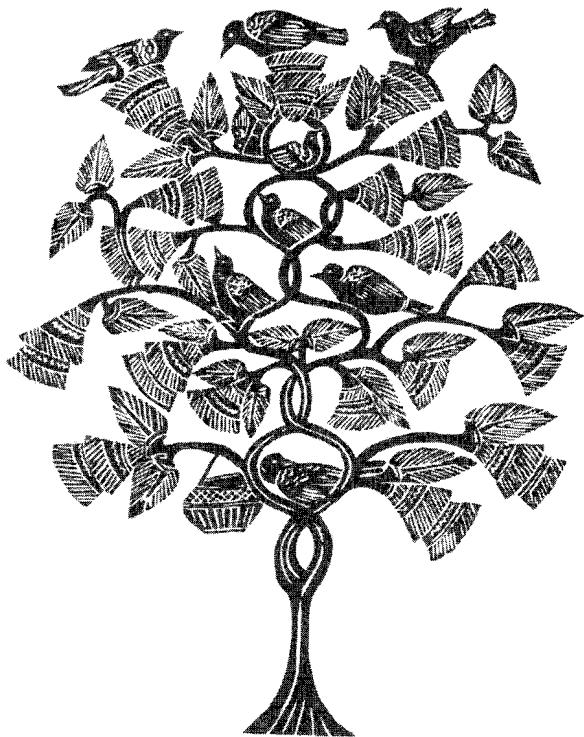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回 谁乱了谁的心 /118

第十回 前生镜 /145

第十一回 心如明镜,难忘真心 /168

第十二回 渐行渐远渐无书 /182

第十三回 谁为我,负尽苍生 /206





楔子

凤凰花开，意欲离别。

或许谁都记得那一日，当利箭穿空之时，那一只彩翼玄鸟从空中落下，血溅九天。

从此后，属于九天玄女的传说忽而终止。

这一幕却始终让赤水河上的人们记起，她化作原形展翅高飞的英姿，她傲立九天不退不让的强横，甚至是与残蛮部落大战之时的凶狠，还有胜利之后洒脱离去的不羁。

正是因为这些印象，当她不着战甲一身红衣地悬在赤水河上的时候，对面是那青衫依旧的青帝伏羲，她更似个女人，满心的柔情与满腹的惆怅尽在她澄澈的双眸中闪动着。

那一日的赤水，在下雪。很难得。

人们不记得是雪地的白映衬得她更红，抑或是她的红太过鲜艳，那一日她的微笑和决绝刺伤了很多人的心。

原来，在那人面前，她……如此美丽。

然而，一切都只是过往。

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她战场上的英姿，却能惦起她回眸浅笑，一袭红衣在雪中，花开无期。



浮生卷

第一回 一生一世，永不相负

大荒襄平，那是青帝的属地，对凤锦来说，便是轻车熟路般的走街串巷。

她的乐事之一便是踩着一朵云，倏地一下，就从璇玑宫飞到襄平，然后挂在他们家墙头之上，看着坐在院中演算八卦的他。

那时候，他定是青丝瀑地，眼若明镜，低眉顺目，垂首不语。周遭的一切似乎都宁静了，连那棵生长了千百年的老桂树，也静谧不动。

院中翠碧澄湖里漂满了净白的莲花，蕊吐幽香。

脸上漾出个不易察觉的笑容，他抬起头来，“阿锦，你又不从正门走。”

“我就是喜欢从这里进来，怎么，你不许？”一脚踏在院墙之上，一脚微微使力，凤锦便坐在了墙头之上。

她穿着一身明艳的红，宛若黑葡萄般的眸子清澈动人；手中捧着一盂水，眼瞧着重渊站起，便借势泼出，若一道水龙射向重渊。

重渊险险让开，满脸的可笑与无奈，却也只是摊开两手，口中说道：“胡闹，已是不小的人了，怎么还与儿时那般顽劣。赶紧下来吧，被其他人看见了不好。”

“就你一堆顾虑，我偏不下来，你奈我何？”凤锦娇嗔了一句，晃着两脚，抬手便扯下老桂花树上细碎的香花，撒了重渊一身。

他无奈，垂首笑，又抬头，温温吞吞不瘟不火地说：“阿锦，我们成亲吧。”

半晌的呆愣。旋即，青帝的行宫之中传来一阵惊呼，凤锦顺着高墙便一不留神摔了下去，被重渊接了个准。

窝在他怀中，凤锦的脸红扑扑的，她问：“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

重渊颌首，将她缓缓放下：“青帝开过玩笑么？”

面前的男子，青帝伏羲，四海八荒的名人一枚。

可凤锦着实不爱这名字。百年前两人初识的时候，她便嚷嚷着替他改一个名字。

面对凤锦跳脱的思维，重渊从来都是比较宠溺的，他只问：“为何不愿叫我伏羲？”





“其一，伏羲与凤锦，那是差了多少辈的交情，我不想让别人看见……看见我二人站在一起，会说是老少……”

话未落音，重渊便凑了过来，低声问：“老夫少妻？”

一句话说红了凤锦的脸，也说得这位九天玄女情窦初开，从此后一发不可收拾。

一发不可收拾地爱慕，一发不可收拾地更名。

004

凤锦自作主张地唤着伏羲幼时之名重渊，也不管他乐意不乐意，总归她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；两人关系初定之后，凤锦便不满足于“重渊”二字，又更改为小重、小宠、重儿，叫堂堂青帝哭笑不得。

九天玄女凤锦声名赫赫，战场之上更是无往不利，四海八荒对于凤锦，有两个描述：一为带刺的玄鸟；二为高岭之花。谁会想到她在重渊面前会如此地小女人。

“……真的……真的要成亲么……”凤锦的话很是小心翼翼，她揣着一颗雀跃不已的心，问道。

重渊轻轻揽住了她的腰，将她圈在怀中，戏谑道：“你我二人在一起有多少年了？”

“唔……一百年零十日。”凤锦记得很清楚，回答得好是干脆。

“对神仙来说，这也没多久，不过，怕是你再等下去，轩辕也该为你择一良婿了。”

黄帝轩辕、青帝伏羲，是四海八荒帝王级的神祇，同为五方天帝，是这整个大荒的主宰者之一。而轩辕，正是凤锦的养父。

“父王说过此话？”凤锦张大眼，好奇地问。

所谓嫁娶，她从来不急。但今日被重渊触动了小心思，忽然觉着，若是能嫁给重渊，岂不是每日里都能在一起。

但她也知晓黄帝父亲与重渊素来不和，要将她嫁给重渊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所以不由自主地蹙上眉头，有些担心。

似乎是看出她的担忧，重渊刮了刮她的鼻子：“怕什么，我就与你那父王说，若是不及早将你嫁给我，恐怕孙儿会先出来……”

手微微一滑，滑至她的小腹之上，顿时被拍开。凤锦着慌得面热，焦急地顿

足：“胡说，被其他人听去了可怎么得了？”

“你不是从来都百无禁忌的么？”

若说重渊最爱她哪一点，自然便是她的百无禁忌，随性自在。所谓的教条规程在她这里一律是行不通的，恰恰好，这点自然是对了重渊的胃口，所以两人之间的感情倒是越来越深。

“那……你也不能这么说……”

凤锦矢口否认，就怕重渊要揭出几日前的一桩旧事。

这件事情说来话长，不过就是凤锦不小心爬上龙床的一桩过往。

她本就是九重天上心高气傲的女神仙，做出此等事端恐怕也并非自己本愿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神仙也要求一求。

九天玄女的香火从来都不算特别旺盛，所以那日里别的神仙都在忙活着收拢香火，凤锦却有些闲。

闲来无事，吃些香仁再喝些果酒，鬼心思浮了一浮，便找出自己的望生镜，想要偷看一下重渊是否忙得不亦乐乎。

她的这面镜子与重渊的前生镜匹成一对，本是重渊在姑瑶山上游历之时偶然间得到的宝物，后来索性送给了凤锦。

单手在上轻拂，一道幽光缓缓浮现。

穿透望生镜，就能瞧见玄玉宫的偌大宫门，朱红青碧巍峨耸天。

一想起能偷窥重渊，凤锦不自觉地便开始悸动不已。

那身着紫白色华衫的身影逐渐出现在眼底，清雅若竹，风姿出尘。

凤锦卷起唇角，像一只小猫般，窝在原处静静地凝视着他。

她爱他，爱在那心尖尖处，不曾有人能够侵占。

若说为何而爱，竟连凤锦都说不出所以然，若是能够明了，能够悟了，那便不是做任何事情都洒脱得紧的九天玄女了。

忽然，她眼底微微一抽，望见了个极为不想看见的人。

那是白水素女云影，与自己同为黄帝养女，为何今日居然会在玄玉宫中。

云影巧笑嫣然。

她心底不快。





云影面若桃花。

她咬紧牙关。

蓦然，重渊的眼光向着望生镜这方看来，那双清水眸子与自己相对。凤锦不由得一阵慌乱，抬手便关却了望生镜，伏在镜面之前，心湖久久不能平息。

本想一脚踏云便去襄平寻个不快，正巧此时自己的贴身侍女巧巧跑来，说是西王母桃花醉即将开去泥封，特请九天玄女赴宴。

西王母辈分极高，却也不吝下交，与凤锦比较知心。

一旦有了什么好事，还就忘不掉她。

无奈之余，凤锦只好将此事放到一旁，满腹心事地去了王母山。

王母山高，高耸入云，瑶池玉台，仙乐飘飘。

本不贪杯的凤锦闻见了几缕花香从瑶池玉台之上传来，不由自主地便求王母多给了几盅，心情不大好的她，在没有别家神仙侵扰之下，喝得酩酊大醉。

西王母说：“锦儿，不如今日留下来过夜吧。”

凤锦踉跄着晃了两步，连忙摆手：“不了不了，谢谢西王母盛情款待，小仙今日不宜叨扰过久，就便告辞啦。”

大舌头算什么，现如今路都不太会走了。

凤锦站在云端，想着自己的璇玑宫在南……还是在北……于是一踩白云，便飘向了青帝的玄玉宫。

襄平属地的子民早已习惯了九天玄女三不五时的拜会，自然也默认了或许在某一日，她会成为襄平帝后的这么一件明事。

凤锦自认为自己与重渊的交往是件秘密，谁料得八卦传天下，只她自己一人不知道而已。

她问小仙娥：“姑娘，姑娘，重渊在哪里？”

小仙娥两眼明媚，脸带笑窝，了然地说着：“青帝今日还叨念着上仙怎么还不来。上仙随我来。”

凤锦两眼迷茫，脚底虚浮，若非小仙娥连番搀扶，恐怕都走不到重渊的寝宫。

对，寝宫。

凤锦都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爬上了重渊的龙床。

只记得明灯昏黄，暗香浮动。

她揉了揉眼睛，床上正卧着一个美貌男子，睡颜委实令人垂涎。

凤锦回头，却看那小仙娥居然早已知情知趣地离开了，还放下了身后淡紫色的宫帘。

也不知是这香太过迷人，还是这酒太过醉人，总归是她踉跄了几步便栽倒在重渊的床上，口中还呢喃着，“小重……待我来扒了你的衣服……做了我的人……便再也不会有人垂涎于你。”

耳旁一阵轻笑，她还不依不饶，鼻息之间尽是幽幽的桂花香气，双颊酡红地伸手去解身下人的衣带。

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不过就是喝多了些，走错了路。

金乌啼鸣，日华绽放。

待头疼欲裂醒来时候，才见自己已然睡在了重渊的龙床之上，最要命的是，他二人已是生米煮成熟饭之态势。

这下子头更加疼了。

凤锦当时想，是装作知道呢……还是装作不知道呢……看眼下还是装作不知道的好吧……

所以她连滚带爬地下了床，拾掇着满地的衣裳，套在身上，第一次如此仓皇地跑出了玄玉宫。

身后有人目光如炬，就在她偷跑的当口，发出了一声轻笑。

凤锦跑得更加欢实。

诚然在此事上，的的确确是凤锦自己送上门的。不过好在重渊并没有始乱终弃的习惯。

一夕欢好之后，他亲自临驾璇玑宫的时日倒是多了。

凤锦美其名曰，此人是吃出了滋味，顺杆子往上爬而已。

不过云影一事，也渐渐地被其搁在一边。

对于一个长相不如自己、能力不如自己、声望不如自己的女子，凤锦向来是不会关注多少的。云影唯一干的一件善事便是让凤锦喝了一缸子醋，然后将她送上了重渊的床。

两人抱成一团睡了一夜的事，也被她踢到了一边，至于煮没煮成饭已经不是百无禁忌的凤锦所在意的。

重在当下。此事过后，她不过是更爱了重渊一些。





凤锦从回忆之中猛然觉醒,抬首便看见重渊似笑非笑,张口结舌面红耳赤: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虽说一只玄鸟生儿子的时间很长很长,我当真是担心我们的儿子会不小心先出来而已。你说呢,阿锦?”

重渊叫着“阿锦”二字亦是极其地温柔,但凡两字落下,凤锦身子微微一晃,没底气地哼了一句。

重渊叹气,握住凤锦的手。

她的手上有着在外征战后的薄茧,正像她的身子上,徒有着厮杀过后的伤痕一般。

那日揭开她的衣裳便让他满心地怜惜,这样一个女子,如何能让他不爱。

澄湖中一汪碧水,浅浅地映着两人的倒影。

“一生一世,永不相负。”

第二回 一生一世,永不相忘

璇玑宫前,是望不见尽头的凤凰花,嫣红如血。

她喜欢凤凰花,那种凤凰结子之时漫天飞舞时的涅槃,一种死,也是一种生。

但旁人说,凤凰花,代表的是离别,太伤心。她不信,种了个漫山遍野。

神仙有几个一生一世?

若拿凡人的一生一世来算,或许她与重渊的一生一世已经该走到了结局。

几重梦境里,有一重是那么美的梦,却又一重袭来,便是止也止不住的痛。

“一生一世,永不相负。”凤锦的口中呢喃着,失神地睁开了双眼,便是一张白色的羊绒帐子。

这是哪里?

轻轻叹了口气,她缓缓坐起身,外头是晴空万里,几缕阳光落进帐中,仿佛好些日子没看到如此暖阳了。羊绒帐中很暖,连她睡的那张床,脚底下的那张毯,都是茸茸的上等羊绒织就。

她再闭上眼,以为自己是在梦中,于是再睁开眼,依旧是这羊绒帐子。

如果……一切都在做梦，那该多好啊……

渐渐地寻回记忆，才恍惚记得，前一刻，是两军阵前，她一剑刺穿重渊胸口的画面。

心头大乱，她抚着胸部，何等地痛。

耳畔依旧是他的轻喃声，眼前似乎还是他如水的笑颜，可当她的眼瞳微微一动，便是一滴泪，缓缓落下。

为何……为何竟走到了今日这步。

凤锦不懂，她的的确确是不太懂的。

重渊，为何要让她这般恨他。

璇玑宫内，面对着一面古朴铜镜，铜镜中，一个不施粉黛而颜色如朝霞映雪的女子，她持着把玉梳，在那如瀑乌发之上缓缓地流动。

大殿之内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幔纱轻摇，小侍女巧巧一路奔走，气喘吁吁。

凤锦搁下梳子，不急不缓地说：“巧巧，天大的事情，都不要跑。”

巧巧撑着她面前的桌子，眼中都快逼出泪来，连番跺脚：“不是……是青帝他，派人送来了……”

眼看着巧巧欲言又止，凤锦终于忍不住说道：“你是要急死我吗？”

巧巧一咬牙一跺脚，一串话连环炮似的蹦了出来：“青帝他送来了一封退婚信函！”

梳子在铜镜台上重重地搁下，凤锦的心口起伏了几回。

“他……怎么说……”

眼前出现了一张歉疚的面容，略显薄幸的双唇微张，从那忽然展开的望生镜中，与巧巧的话合为一体：“阿锦，我将与云影择日成婚。一生一世，永不相忘。”

从一生一世永不相负，到一生一世永不相忘，原来，真是一夕之隔。

凤凰花开，胭红一片，雾霭茫茫。

她不是不通情理之人，但她恨，恨重渊，枉顾百年的相爱，连一面都不愿见她，就紧紧关上了玄玉宫的大门。

九天玄女，顷刻间成了四海八荒的笑话。





她忽然记起，娘亲明菱死的那日，正是义父轩辕迎娶别人的时候。无端地想起这桩往事，总归是有些怅惘，她与阿娘，居然如此同命。

所以明菱娘亲咬着牙说，怎么也要让他的喜事没那么好看，所以当着众人的面死在婚宴之上，那日婚宴大乱，所有人都被明菱吸引去眼光，再没人惦记着被娶进来的那女子。

这般诀别的性子，也与明菱娘亲这般像。

又是一个二月二，他要迎娶云影过门。

可谁料人算不如天算，演算卜卦之神也避之不开黄帝轩辕酝酿已久的五帝战乱，战幕揭开了。

在轩辕眼里，义女云影的大婚自然不能与一统天界相比。

什么大婚什么爱情全数抛向九霄云外，只剩两军对阵前，她一身红衣，他还穿着青衫，悬空而立在赤水河上。

赤水河早已结冰，整片大荒上，白雪皑皑。

凤锦的眼眸里没了当初的少女娇态，战场之上的九天玄女，便是这般冷漠。

她目光微移，在触到重渊的眼眸时候，心尖尖处不断地抽痛。

是啊，她是早将此入放置在自己的心尖尖处，不能相忘。

璇玑剑凝出掌心，不及与身后大军示意，她的身影已是腾跃在空，回眸浅笑，所有人都突然明了，九天玄女，只怕要以此战，向所有人告别。

重渊也未下战令，瞬间而起。

她与他，始终都是那般心有灵犀。

她知道自己还那般爱他，所以一剑刺下时候，失了准心，没了力气。

他几乎是在那刹那，收去了手中长剑，那曾经相濡以沫的人，生生地撞在了自己的剑上，血溅白雪地。

气息瞬间压近，他温柔地看着凤锦，似乎要将她的容貌尽数纳入心底。

这张倔强的小脸，从未变过，却唯独在一剑穿透了他胸腹处的时候，泪花盈动。

重渊不禁松了口气，身体上的痛不是痛，可看见她的泪，比什么都痛。

他说：“阿锦，不要哭。”

凤锦张皇地望着手中的剑，血漫掌心，听见此话之时，终于泪如雨下。

要死的，本是她。却为何，换作了他。

呆立在原处，她似乎忘却了这是战场，眼睁睁地看着重渊的身体自然而然地滑落下去，襄平军中蹿出一人，将血流不止的他抢回。

两军间，再无他音。

他死了么……凤锦的眼中一片模糊，看不清自己的掌心处犹自在流淌的温热的血，和着自己的泪，点滴成线。

原来，心尖尖处那人从未离开过。

原来，方才她只是想死在他的剑下，忘却一切痛楚。

原来，她在他面前，始终是那狠不下心的女孩。

可是，在一切尽消如烟之后，翻转往事，幕幕如丝侵入到脑海之中，那股撕裂之痛，终于让她扯出了一声长鸣。

九天玄女，化作了一只玄鸟。自己在做什么，已是意识不清。不如归去，不如归去，心中不断地呐喊着，她恨不能有一人，借他之手将自己灭杀于战场之中。

从此后，再无重渊，再无凤锦——他们或许，可以重新来过。

突然，胸背处一阵疼痛，不知从何而来的利箭，彩翼玄鸟从空中落下，血溅九天。

似是解脱那般，她从空中坠下，却重重地跌落在兀自喘息的重渊肩头。

时也命也，从来，她都躲不开与他的运命相连。

鸟儿睁开双眸，与那双似水眸子对视，挣扎片刻，玄鸟亦是毫无气力。

已有人举起了手中的刀戟，被重渊拦住，他说：“带她回去吧。”

记忆戛然终止。

凤锦的手缓缓抚上胸口，却见那里已是一片平滑，可她的伤势如何转好的，却一无所知。

羊绒帐门拂开，走进一人，这是重渊的兄弟，绝地通天之神重华。

两军阵前，正是他将受了重伤的重渊抢下。

凤锦的心微微一紧，便问：“重渊……如何了……”

“快死了……你去见他一面吧。”重华身高过人，立刻将挡住的帐门让开，意





图明显。

九天
仙歌

012

一口腥甜涌上喉咙，她站起身，微微一晃，便向着帐外跑去。

似是心领神会，她知道重渊的大帐在哪里，整个襄平子民将士，明明知晓是她将重渊打成这般，却无一人相拦，皆是沉默不语地看着她在营帐间跑动着。

挥开了那军帐重帘，温暖如春的大帐内，正躺着一个叫她朝思暮想的人。

他是那般清俊，却静静地，一动也不动地躺着。

那腥甜之血终于是再也克制不住地滑出了嘴角，她颤颤巍巍地，步入了营帐。

“小重……”轻轻唤了句，她缓缓坐在了他的床畔。

在这个时候，往往一切过往，只化作些美好的记忆在心里。

明明是比自己年长数万年的尊神，可偏偏叫凤锦见着他化作原身时候的可爱模样，从此后，她便要叫他小重、小宠，以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

重渊并不理会她，定要索取件好处才许她如此叫唤。

凤锦哪里知道，他不过是想讨些便宜，到最后是自己被吻得断了气，才换回了如此独一无二的称呼。

的确不太容易。

明明是外人眼中清姿淡雅的帝王，搁到自己面前时候，却时而宛若孩子，时而出些坏主意，直到将自己骗到了为止才善罢甘休。

所以说，当局者迷，他二人，在爱情这场游戏里，从未明朗过。

伸出一手，拂过他如瀑长发，她将脸贴在他的面上，有如坠冰窟般的凉意袭来。

不觉再度痛彻心扉。

她轻轻吻着他的唇，感觉着他气若游丝的呼吸，痴痴道：“我不恨你了，只要你活着，比什么都好。到时候你娶你的娇妻，我做我的阿锦，若能叫一切重来，阿锦还是爱小重。”

凤锦终于懂了，终于悟了。

爱一个人，有多深？

恨一个人，又有多深？

这爱与恨之间，转圜须臾，不过是刹那变幻。她要的，她所得到的，她念念不忘的，永远只有爱，从不能恨。

重渊一声轻咳，居然醒转了过来，他面色苍白，手指微微一动，半晌终于是在停了原处，力气全无的感觉不好受，看凤锦在一旁哭得喘不过气了，他动了动唇，吐出了几个模糊的字：“阿锦……不……要……哭。”

她想起了旷古已久的疗伤之法，那是阿娘死前告诉自己的，不论是仙、是神、是魔，都能在玄鸟元丹下，起死回生。

她忽然笑了，笑得绝世芳华，笑得凄楚不堪。终于有办法救回他了。

重渊的眼睛倏然睁大，但他动弹不得，眼睁睁地看着那赤红锃亮的元丹从她口中缓缓吐出，没入自己的体内。

“阿锦——”或许重渊此生，再没发出过如此暴怒的声音。

但暴怒又能如何，能挽回凤锦的性命么？不过须臾，他已阻拦不得，触手处全是虚无。青帝重渊，第一次如此恨自己，恨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当重华等人应声而入时，只见那美丽的女子，渐渐地从眼前消失，身影模糊，却兀自凝聚不散，她说：“生生世世，永不相负。”

那一日的璇玑宫前，凤凰花开，花开无期。嫣红色的花，瞬间绽放，瞬间凋零。

